

# |电影| 燃烧女子的肖像：以诗性的告别

原创 Seerey 溯回文艺 2020-05-06 17:21

## /色调/ ▶▶

《燃烧女子的肖像》里有着很明显的明暗两色分区以起暗示作用。

与惯有的印象不同，在电影中，明亮的白昼是更显压抑的部分。在天光大亮的白昼中，埃罗伊斯的母亲是整个舞台的掌控者。她是画家玛丽安的雇佣者，小姐埃罗伊斯的母亲，女仆的主人，影片中最主要的三名女性在白昼中皆处于她的掌控与约束之下。

在影片前半部分明朗的白昼下，是容不得一丝暗潮涌动的微妙的。玛丽安按需求进行观察与作画，埃罗伊斯扮演着即将出嫁的温驯沉默的贵族小姐，女仆隐瞒着身孕打理家务。她们各司其职，豪不逾矩，像传统世俗社会里循规蹈矩的齿轮零件。

这样的白昼氛围让人想到《仲夏夜惊魂》的色调。虽然《仲夏夜》是惊悚片，导演却选择让一切故事在明朗晴空下发生，叫一切令人惊惧之物都敞朗展现在人面前，反而更添荒诞与压抑的色彩。

而影片中的夜晚反而是暧昧、温暖、真实的。壁炉里的柴火被烧得毕毕剥剥响，昏黄火光映着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的女人们的脸庞，让她们在令人安心的黑暗里情不自禁地袒露内心一切微妙的情愫。包括埃罗伊斯母亲与玛丽安的谈话、女仆身孕的坦白、篝火晚会、再现流产场景以作画、二人的做/爱以及俄尔普斯与欧律狄刻这个寓意感极强的故事的讲述，都是在夜晚发生的。

影片中的黑夜，是在展示女性角色们的真实一面，卸去白日里符合世俗道德的伪装后的真实一面。也意在利用黑夜拉近她们彼此的距离，在黑夜里使情感发酵。

## /意象/ ▶▶

埃罗伊斯居住的海岛显然与牢笼无异。四面皆海，孤岛上的一座洋房里居住的待嫁小姐，似是笼中的金丝雀。她没有办法逃脱，在这座囚笼般的海岛上，她只有顺从或反抗两条路。而反抗之路无疑只得效仿她的姐姐，趁着女仆不注意从崖上跳了下去。

死在囚笼中，就是逃离囚笼的办法。

面对望不见边际的海，埃罗伊斯多次提到她“要下水了”。她总是停在悬崖后或是礁石旁望海，试图走她姐姐老路的心思一览无余。而唯一一次真正脱下衣裙奔进海浪里，是听玛丽安坦白自己画家身份后。所慕之人却是要为她的出嫁作画的人，无疑是对她的沉重打击。

然而当她又哆嗦着从冰凉的海浪中回到岸上，与玛丽安相视一笑，对玛丽安的爱战胜了她心中的怒火。无论玛丽安是个玩伴、画家或是别的什么身份，此时她们已有了无法轻易遗弃的情感羁绊。

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故事，是影片所要表达的爱情的内核所在。在听完整个故事后，女仆做出的反应是大多数人的反应，那就是——“他为什么要回头”。是的，这个颇显遗憾的故事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拍着大腿惋惜。但玛丽安认为，他也许是想将美好回忆留给自己，而非欧律狄刻，“这是诗性的选择”，而非情爱的。埃罗伊斯则认为，也许是欧律狄刻说了那一句——“回头吧。”

女仆看到的只是最理所应当却也是最天真烂漫的部分，既然相爱就不要回头以致分别。玛丽安看到的是爱情的诗性，将最珍贵的回忆留给彼此也未尝不可，而埃罗伊斯的回答，也许更暗示了二人在最后抉择时的心照不宣。

“您希望我反抗吗？”

“是。”

“那您要我反抗吗？”

“不。”

在影片中玛丽安多次看见埃罗伊斯身着白色婚纱的幻象，在最后，身着婚纱的埃罗伊斯说：“回头吧。”她回头，埃罗伊斯便消失于无尽的黑暗中。

她们无疑默契地作出了同一个决定。一个希望对方回头，一个便回头，以永恒的道别来留下珍贵的回忆。

/故事/ ▶▶

这里面有很多女性角色在环境下面临的困顿，不仅仅是玛丽安与埃罗伊斯不得圆满的爱情悲剧。

埃罗伊斯及其姐姐作为贵族小姐逃离不开的婚嫁命运，是极其残酷的无形杀戮。除了如埃罗伊斯般妥协顺从，便是如她姐姐一般从悬崖上一跃而下。纵然是贵族女人，也不过是被画家画一幅姿态端正的肖像送与远在千里外素不相识的未来丈夫看一眼，然后便成为婚纱里裹挟的行尸走肉，整个过程与网购似乎也无甚区别。在此时女人的个体意识是被完全忽略无视掉的，她们得不到思考与选择的权利，终其一生都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苟活。

女仆在意外怀孕后去进行堕胎手术。肮脏狭小的屋内，还趴着几个幼婴的床上就成了她堕下子宫中的生命的地方。在她痛极之时旁边的婴儿伸手在她脸上抚摸，其上为生，其下是死，这不仅是令人唏嘘的对比，也给人无比强烈的震撼。这也是

为何之后玛丽安与埃罗伊斯要将此景还原为画作的原因。女仆的怀孕与堕胎在影片中亦占据着相当重要的部分，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相关的男性，这个男人存在过的痕迹似乎只有与卵子结合的这一粒精子，在整个女性受孕与堕胎的选择过程中，他的面目是模糊的，他不是作为“父亲”、“情人”或别的什么身份出现，而是仅仅作为“精子”的身份出现在电影里。

而看似最独立于婚嫁与生育之外的玛丽安呢？她有着同为画家的父亲，显然也是自幼习画。同为画家，在结尾所开的画展却仍然要借父亲的名号，在习画过程中，身为女人她也不被允许观察男性裸/体进行临摹，也就无法了解男性的人体构造，绘画自然有了限制，再想进一步发展，也只能“偷着学”。即便是在艺术上，女人的话语权大小也是被男性决定的。

在影片中，那副出现在开头的画像，是当玛丽安、埃罗伊斯与女仆三人去往荒原里的篝火会时，不小心被篝火燎燃了裙角的埃罗伊斯。在那回荡着只有女人高歌声的篝火夜晚，衣裙燃烧的埃罗伊斯隔着篝火向玛丽安投来凝视的目光，也许只有这一幕，才是玛丽安心中真正所想勾勒的埃罗伊斯。在浩荡荒野里任裙角焚烧，也许是她们唯一的微小的疯狂与自我。

THE END

书评/影评/创作，可关注公众号：溯回文艺

图源网络·侵删

右下在看即是对作者的鼓励~